

最笨就是只苦自己

□吴淡如

家幽默

我掉钱了

今天老婆回来,一脸沮丧,吞吞吐吐地说:“老公,我掉了钱!”

看她紧张的样子,我安慰她说:“没事,老婆。”

老婆:“心情不好,不想做饭。”

我一拍胸脯说:“我来做!”

吃过后,我还主动地洗碗。

临睡前,我终于忍不住了,问:“老婆,你掉了多少钱啊!”

老婆委屈地说:“掉了一个钢镚儿。”

我:“……”

贼多

我去饭店吃饭的时候,忽然看见一个颜值很高的男生老往我这边看。几分钟后他站起身,在他朝我走来的七八秒钟时间里,我迅速脑补了各种他有可能跟我搭讪的话,并迅速想出各种应对的语句,结果他对我说:“小姐,你可以往旁边挪挪吗?我看不到我的电动车了,这时候贼多……”

抹零

吃完饭后结账,102元钱。和老板商量:“抹个零行不行?”老板说:“行。”于是我拿出12元钱给老板,老板看了12元钱半天,说:“开了好几年店,就没听过还有从中间抹零的!”

滚滚长江东逝水

一次考试,我后面的同学问我:“关于长江的诗句有哪些?”我说:“滚滚长江东逝水。”后来试卷发下来时我笑喷了,他试卷上面写着:“滚滚长江都是水。”

稳定性

数学课上,同学说:“三角形是最稳定的,而且三角形的稳定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无处不在。”

老师:“这位同学,你能举一个例子吗?”同学:“三角恋。”

老师:“你这节课站着上!” (广日)

有位律师朋友常在脸上写生活感想,这一则让我“黯然而笑”:

他说他回家搭电梯上楼时,碰巧遇到隔壁家的先生,他带着一个陌生女人,手搂着女人的腰,看见他,微微笑了一下,没有什么尴尬。

当邻居十多年了。他以前也常在电梯里遇到这位先生的太太,这位和先生一起创办公司的太太穿着非常朴素,素颜,从来未曾打扮,两手总是提着大包小包,不是买菜,就是忙着倒垃圾,接孩子,忙进忙出……

只知一两年前,隔壁家的孩子都出国读书了,有一阵子没见到那太太。后来才听管理员说,那太太因病过世了。

才没多久,这先生已经有了新人。这新人和旧人有天壤之别:她穿着时髦的衣服,名牌围巾名牌包,娇嗔娇笑……更不同的是,以前也曾和隔壁家先生太太一起进电梯,只看见两人相对默然,如今,这先生把新人紧紧搂着,唯恐她飞走似的。

这位律师的感想是:你们女人啊,实在不该对自己不好,要不然,把自己累死了,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,来住你的房子,用你的钱,睡你的老公,打你的孩子!

他的措辞是毒了些,但也一针见血。

有关自苦,还听过更糟的实例。

一名40岁的太太,一检查有恶性肿瘤时,“不想让先生孩子担心”,不愿接受正规治疗,藏了两年想自我调理,结果转移至肺脏。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,接受痛苦的治疗时咬着牙对先生说:我希望你赶快找到一个好女人,找到了,告诉我,这样我比较没有遗憾。

丈夫不知是天真还是二百五,真的在某个假日登山活动中认识了一名恢复单身的女子,还来告诉病妻,他终于知道什么是爱情。



病妻五内俱焚。这位先生果真每个假日就去陪着“即将继位”的女人。有空来看病妻时,面带喜色地告诉病妻,这女人有多好,多周到。他并不知道,女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,心痛如绞都少不了。

这男人看不出妻子的心情,直到她去世后才在她日记中读到她如被万箭穿心的形容。

女人确实不该对自己不好。舍不得对自己好的结果,往往是自己辛苦种树,却从来舍不得尝尝果子的滋味,甜美的果实有人代吃。

女人犯不着说些表面话和反话,来证明自己很“懿德长存”。你有资格享受你的人生,并且要家人尊重自己的感觉。

我看到的是,所处的这一代,仍有许多女人,承袭着牺牲美德,在婚后,有了孩子之后,冰冻自己的需要,只把希望和荣耀寄托在自己以外的人身上,所有的力气从未拿来为自己的梦奋斗过,也未曾独享片刻幸福。

不该苦的不要苦,不该痛的别让痛,不要活得让自己都那么可惜。

我们不是生来演苦旦的。

·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6)

■文/潘运明

回到家乡插了枪

白彬县大战之后,抚汉军由最为鼎盛时期逐渐走向衰败。按照最初的战略意图,本来要在夺取临潭之后,过狄河北上进取兰州,但沿途官军防守严密,叠次挫败。白朗欲要改道南下,进取四川,可众多杆头皆不同意,在临潭召开的临时会议上确定行动方案时,首领们主张对立,互不相让。白朗忧心忡忡,北取兰州,关隘重重,南下四川,反对者太多。自人马入甘以来,人烟稀少,粮食奇缺,不少地方饮水困难,诸多不利因素难以克服,军中骨干又多主张返豫,就连革命党派来的沈参谋沈猴子也无可奈何,众意难违之下,白朗只好率队,回师东归。

抚汉军在回师的路上,不时被剿军和民团截击,“湖容”(湖北杆子)走了,原先加入的各地的杆子也都归心似箭,纷纷离队,历经千难万险,这支队伍总算又拉回到河南境内。但在剿军的夹击中,拉到豫西一带的抚汉军也到了兵临散地的地步,大量的弟兄不辞而别,只剩下最初拉杆时的一些基本杆众,而大量的剿军却分途杀来,越聚越多。白朗、王振清、王茂斋、任孟见、刘绍武等几十个人被逼进虎狼爬岭,在三山寨一次围剿中,四十一岁的白朗中流弹毙命,抚汉军就此解体。

在各路剿军云集豫西时,这些杆众有的回家插了枪,有的趁机打入官军内部,有的则潜伏起来,待机再举。

张庆是在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潜回到后张庄村的,那天的夜色沉寂而阴森,一人多高的玉米裸子像排列整齐的鸟窠,无言地直刺天幕,夜风拂动着那长长的叶子,发出轻微的沙沙声,沉睡在虎狼爬岭弯里的后张庄寂静无声,像婴儿睡在母亲的怀抱里,那么的安宁、甜蜜。

张庆像个幽灵一般在村里出现,他溜着土墙老屋,悄然来到家里,轻轻敲击着草房屋门。

“爹,开门呀,我是老三,爹,快开门吧!”

想儿想疯了,张庆俊在似睡非睡的梦中听见门外有响动,催促张庆快去开门。

“爹,你老耳聩了?没人敲门,那是风吹动

门鼻儿的响声。”张庆似乎是发出的梦呓。

“不,我听到了,是小三回来了,快、快去开门呀!”

张庆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,慢腾腾地抽开门闩,对着门外就要撒尿时,忽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黑影,把他吓得腿一软,差点跪下。他打了个激灵,喝问道:“你、你是人是鬼?”

“二哥,我是老三啊。”

“哎呀,果真是老三?你都长这么高了,差点让我认不出来,听说大哥和你一起跟着白朗蹿起来了,咱爹挂念得不得了,担心你们有个三长两短,天天絮叨你俩。”张庆说着,将一泡尿撒完。

“咱爹呢?”

“刚才还在念叨呢。”

“小三,是小三回来了?爹做梦都梦见你和林儿啊!”不知是惊喜或是悲伤,张文俊竟轻轻啼泣起来。

在张河点亮油灯时,张庆凑过去,抖着手里的白布袋子道:“爹,我回来了,身子骨好好的,你咋难心得说哭就哭呢?你看我给你带回来的是啥?”他把带回的烟土和金银财物放在床头说:“这里有金银财宝,专门孝敬您的。”

“嗨!”张文俊叹息道,“爹又不抽那玩意儿,哪远扔哪儿去。小三,你回来了你大哥呢,你大哥怎么没回来呢?”

张庆凝视着如豆的灯光,心里有无尽的怅然,因为哥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,他没敢正面回答爹的问话,而是轻声说:“大杆子失败后,官军到处追剿,人都逃散了。不过,我敢断定,过不了几年,一定还会有大杆再次崛起,因为,我知道绿林江湖里有很多特别能吃苦、能战斗、头脑灵活的指挥员。通过无数次的战斗磨练,不少人增长了见识,增强了勇气,提高了战略战术。”

抚汉军失败后,张庆回到家里潜藏一段时日,得知官府查剿的力度有所减小,才由躲躲闪闪变得明目大胆地外出活动了,而何处是他的栖身之地呢?

下期关注:栖身马队受了伤

·小说连载

实习生

(16)

■文/蓝小汐

上班三天,宋暖想当逃兵

出了大厦,才发现出了一身的汗,被风一吹,感觉冷飕飕的。很快,更大的打击出现了:车丢了。

宋暖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,无助地看着繁华的街道与行色匆匆的路人,越想越伤心,捂着脸又稀里哗啦哭了一场。上班才三天已经哭两回了,宋暖一边暗骂自己没用,一边愈发地想当逃兵:要么回家当宅女,要么回学校考研,不上这劳什子班了,一个月600块,眼泪都快哭干了!

哭完了,方才觉得心里好受了些,磨磨蹭蹭坐公交车回到公司。刚进办公室,就被郝敏劈头盖脸一通好训:“你怎么去这么久?我打那么多电话给你怎么不接?”宋暖刚刚平复的心情又翻腾起来,她急忙从包里翻出手机,上面果然有5个未接来电,全是郝敏打来的。“对不起,路上吵我没听见。”宋暖解释着,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补充,“我电动自行车被偷了,刚买的。”

郝敏像没听见一样,板着脸说:“张经理那儿有份合同想让你顺便带回来的,这下,只能麻烦你再跑一趟了。”

当宋暖气喘吁吁又重返风华公司的时候,张经理已经外出办事了,据前台小姐说,“会回来的”。

于是宋暖便坐在会客室等,等啊等等等等,等到华灯初上,等到大家陆续下班,还没见到张经理的影子。宋暖心里着急,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向前台小姐求证一下张经理是否的确是“会回来的”,此时,前台小姐也换好衣服准备走人了,见到宋暖,她惊奇得睁大了眼

睛:“啊,你还在这啊?他打电话说不回公司了!”

宋暖又想哭,可是已经是欲哭无泪了,看看手表,已经快六点了。她垂头丧气地下楼,在电梯里居然又遇见了张总。

张总也有点吃惊地看着她:“你才走啊,辛苦了。”

宋暖勉强挤出一比哭还难看的笑容:“哪里哪里,这是第二趟来了。”

经过艰难跋涉的地铁转公交,宋暖终于抵达宿舍,在这座繁华热闹的城市,这里是她唯一的避风港,虽然,这里属于她的,只有一张床铺和一张书桌。

周格格正在收拾行李,她明天就要启程去丽江了,看到宋暖回来心情极好地打招呼:“哎,你看,这条围巾搭配我的新风衣怎么样?”

宋暖有气无力地说:“嗯,不错。”说完像僵尸一般往周格格的床上一躺,顿时觉得身体发飘,“今天我俩换床睡,我实在是爬不上去了。挤地铁挤得要内出血了。”

“挤地铁干吗?你不是买了电动车了?”周格格依然摆弄着手中的围巾。

“丢了。”宋暖长叹了一口气。

宋暖向周格格哭诉了下午的经历,猛然突发奇想地问:“你说,公司会补偿我吗?这可是办公室丢的呀。”

周格格失笑:“听说我们部门的陈总监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顾家庭导致离婚,你说,公司会不会赔他一个老婆?”

下期关注:陪领导太太去丽江旅游